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1998

晏殊詩詞藝術的審美比較

Kunyao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bc>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坤堯 (1998)。晏殊詩詞藝術的審美比較。《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5，53- 6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bc/47>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晏殊詩詞藝術的審美比較

黃坤堯*

一、前言

晏殊（991-1055）字同叔，撫州臨川人。晏殊生當北宋盛世，仕途順利，官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等。優悠富貴，奉養清儉；而性情剛峻真率，亦有知人之明。晏殊十五歲即以神童薦於朝，《宋史》云：“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又云：“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四百二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註1〕可見著述極豐，惜現存者少，僅得詞一卷、詩三卷及遺文兩卷。〔註2〕此外晏殊的詩文集連名稱也沒有流傳下來，清胡亦堂、勞格及近人李之鼎等以輯佚所得，亦僅名之曰《元獻遺文》而已。〔註3〕

二、《珠玉詞》的美感

晏殊以詞鳴。《珠玉詞》原有張先序，今佚。〔註4〕案“珠玉”一詞含意豐富，除泛指珠寶玉石之外，亦可比喻妙語或文采，例如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成珠玉在揮毫”；又可以比喻丰姿俊秀的人，例如《晉書·衛玠傳》載王濟每見衛玠輒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此外珠玉更可比喻人才，《說苑·尊賢》云：“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註5〕周邦彥《浪淘沙慢》亦云：“念珠玉臨水猶悲感，何況天涯客？”〔註6〕大抵晏殊“珠玉”一名不必限指某義某相，圓融無礙，晶瑩通透，端在讀者之善會也。

詞就是燕樂歌詞，源出於唐代胡夷里巷的俗樂，通行於宮廷教坊以至青樓北里之間，故俗調甚多。而歌詞雜取市井俗語，插科打諢，迎合小市民品味，偏尚低俗的意

趣，易於傳播。唐代文士宴飲聽歌之餘，往往也喜歡製作新詞。有此沿用傳統七絕的形式製詞，或名聲詩；有些配合樂曲的旋律節拍，則創製出具有新穎音感的長短句。溫庭筠、韋莊及花間作家等美化詞體，意象聯翩，雅稱之則為“詩客曲子詞”；歐陽炯《花間集序》云：“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不文，所謂秀而不實。”〔註 7〕這一段話讓我們了解到文人詞只是將豪門世俗宴飲聽歌的生活加以雅化，淺斟低唱，偎紅倚翠，著重表現詞人的才慧，談不上甚麼深刻的內容或高尚的理念。南唐馮延巳詞也多當筵命歌之作，陳世脩《陽春集序》云：“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註 8〕憑歌寄意，摻入濃郁的感傷情調，激發聽眾對人生的聯想，自能深化詞境，帶出言外之意。晏殊詞遠桃花間詞的豔思和俗情，祈求歌舞昇平，富貴壽考，淡妝薄酒，及時行樂；近承馮延巳詞的流風餘蘊，意在寄興言外，渴求知音，西風碧樹，排遣愁情。由於他為人剛峻正直，感覺敏銳，雍容嫺雅，節制中度，這種種性格上特點使他的歌詞蘊含一股感發的力量，加以江山風雨四時花鳥的洗禮，情中有思，自然明媚，也就兼具淨化心靈的效用了。晏殊詞整體的成就並不太高，但詞中往往流露出理性的思緒安排及優美的消閒意態，求之於歷代的詞人，亦不多見。

晏殊詞現存才一百三十九闋，作品不算多，馮煦《蒿庵論詞》譽之為“北宋倚聲家初祖”，大抵是專就時代立論，可備一說。尤其是在宋初詞壇青黃不接的年代裏，士大夫宴飲聽歌厭棄了《花間集》縷金錯采的綺豔風格，又不欲認同柳永詞尤雲殢雨的大膽描寫，希望在聽歌中保留一種高雅清新的格調，不纖不佻，言之有物，可以說是難度甚高的。陳永正云：“我們知道，在藝術上，‘中庸之道’是極難討好的，稍失分寸，必然流於庸劣低下，使人無法卒讀。而晏殊卻偏有這種本領，既能‘中庸’，卻不流於庸劣，不僅不庸劣，而且仍能煥發光彩，這就證明他的才華實有過人之處了。”〔註 9〕晏殊位高權重，尤善於提拔人才，例如張先、歐陽修等都是經他識拔而又同時是宋初著名的詞人，他們的詞風介於雅俗之間，歐多寫俗詞，而張則多撰長調慢詞，與晏殊詞互有同異。可能他們都受了晏殊的影響，舍俗從雅，也就在他們幾位名公的推動下，宋初的婉約詞風很自然的就確立下來了，蔚為正宗，而深受小市民歡迎的柳永俗詞反而成了詞史的“異類”。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晏殊可能也就是扭轉宋代詞風的樞紐人物。馮煦論晏殊詞云：

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楮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劉邠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信然。

又論歐陽修詞云：

且文忠家廬陵，而元獻家臨川，詞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註 10〕

馮煦從源流推論，稱晏、歐詞風與馮延巳相近，而下開宋詞的西江一派，推崇小令的婉約宗風，寄興淵微，影響深遠。至於晏殊詞的藝術特點，葉嘉瑩嘗有專論，她認為晏殊是位理性的詩人，而晏殊詞則有以下四點特色：一、情中有思的意境；二、閒雅的情調；三、傷感中的曠達的懷抱；四、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豔情而不纖佻。〔註 11〕說的可還是中庸之道，專注表現宋代士大夫的閒雅氣質，知所節制。其實，如果從審美的角度出發，《珠玉詞》的藝術世界激動人心，絕不平靜。理性的詩人可能是不存在的，詞人尤須著意表現個人特有的感性，始能成為大家名家。

晏殊詞柔情蜜意，纏綿悱惻，善於捕捉季節物候敏銳纖微的美感，例如《蝶戀花》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句，王國維譽之為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第一境；〔註 12〕《踏莎行》之“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句，黃蘇則聯想到“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註 13〕至於《清平樂》之“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輕清流麗體物入微，寫出純美的詩質；而《採桑子》“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朦明，好夢頻驚，何處高樓雁一聲”，生涯多感，觸景生情，不期然湧出淒厲的悲呼。此外他又善於摹寫刻骨相思溫柔體貼的感情世界，例如“不如憐取眼前人”一句，兼見於《浣溪沙》及《木蘭花》中，珍惜短暫的歡情，不嫌辭複；又如《少年遊》之“莫將瓊萼等閒分，留贈意中人”，《訴衷情》之“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踏莎行》之“尊中綠醕意中人，花朝月夜長相見”等，大抵詞中的“眼前人”和“意中人”儘多是逢場作戲的插曲和故事，大家沈醉在一刻的溫柔中，濃情蜜意，不期然擦出璀璨的火花，我見猶憐，引發讀者豐富的聯想。又《漁家傲》“紅顏只合長年少”及《玉樓春》“年少拋人容易去”之句，珍重青春，刻骨銘心，雖造語平淡，要之感情則為熾熱執著；而《玉樓春》“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及《踏莎行》“無窮無盡是離愁，天涯地角尋思遍”兩句，呼天愴地，急風驟雨，而相思情愛也就化成

有涯之生最沈厚拙實的感覺了。至於祝聖賀壽之作，善頌善禱，俗調俗意，但清詞麗句，瑕不掩瑜，我們也不必責備求全了。例如《謁金門》“座有嘉賓尊有桂，莫辭終夕醉”；《更漏子》“須盡醉，莫推辭，人生多別離”；《清平樂》“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訴衷情》“玲女世間稀有，燭影夜搖紅”等，當筵勸酒，言不及義，但人生尋樂，自是歌詞特有的本色，而晏殊所表現的還是一貫的熾熱情懷。晏殊有時也會流露出纖巧的筆調，例如《鳳銜盃》“端的自家心下、眼中人，到處還，覺尖新”《木蘭花》“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傷別恨”，《迎春樂》“幽會處、兩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長年少”，《訴衷情》“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等句，似乎還帶點柳永挑逗及輕薄的味道，語句活潑。

三、晏殊的詩風

晏殊詩散佚久矣。最近《全宋詩》重新補輯，編為三卷。一卷從《會稽掇英總集》等宋人著作中輯出，二卷得之於宋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三卷則從《瀛奎律髓》等元明清諸家著作中輯出。其中第二卷全屬節令作品，尤多奉和聖製，歌舞昇平之作，例如“柏葉清樽舉，椒花綺頌陳”、“東風入律三邊靜，北斗回春萬物芳”之句，善頌善禱，當然也是太平宰相的元日心聲了。其中《壬午歲元日雪》寫汴京的雪景，典麗高華，音韻鏗鏘。

千門初曙徹星河。颯灑貂裘潤玉珂。向獸樽前飛絮早，景陽鐘後落梅多。
無聲暗重瓊林彩。有意微藏璧沼波。三殿端辰得嘉瑞，不須庭燎夜如何。

此詩當屬宋初的西崑體風格，壬午是一〇四二年，晏殊五十二歲。首聯寫帝里風光，刻意表理皇朝的氣象。頷聯飛、落梅比喻飄雪。頸聯寫園林、池沼鋪上銀裝，在“無聲”和“有意”之間，這是晏殊特有敏銳感覺。末聯庭燎即火炬，亦為雪光所掩蓋。又《元夕》詩藉月色渲染豔情，也是詞人特有的浪漫想像。

星粲寶燈連九市。水流香轂渡千門。姮娥似有隨人意，柳際花前月半昏。

宋初上元張燈，史稱五日。南宋理宗淳祐三年起（1243）擴為上元六夜燈，由十三至十八，當為極盛。晏殊上元詩極多，亦多屬奉和聖製觀燈之作，例如“在鎬正逢全盛

日，祝堯皆是太平人”、“三千世界笙歌裏，十二都成錦繡中”、“悠悠未央夜，粲粲彼都人。萬宇今無外，登臺共樂春”、“九陽同化洽，萬彙得春熙。樓月將收晚，歌雲度欲遲”，看來他很陶醉於這種太平風月的氣氛之中，同時也能把握京邑風物的神采。范鎮稱柳永詞“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詠歌，乃於耆卿詞見之。”〔註 14〕看來北宋真宗、仁宗兩朝的太平氣象，我們亦能從晏殊的詩中見之。晏殊《正月十八夜》詩云：

槿戶茅齋雅自便。京華風味入新年。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
病酒不聞花外漏，放朝仍得日高眠。何妨靜習閒中趣，欲問林僧結淨緣。

此詩刻劃宋初正月十八夜上夜上元收燈後汴江市面的淒清情況，而作者心境也有漸歸平淡之意。末聯“閒中趣”“結淨緣”殆為詩語的空中之音，晏殊但用來點綴詩境，寫意而已，未必是由衷之言。又《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燈日》詩，似乎張燈六夜，至十八日止，則早開南宋的先例了。

星逐綺羅沈曙色，月隨絲管下層臺。千蹄萬轂無尋處，祇似華胥一夢迴。

此詩藉收燈日的淒冷氣氛映襯燈夕的夢幻感覺，一盛一衰，華胥夢覺。其他節日作品亦多，例如立春、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除夜等，皆有紀詩。《七夕》云：

雲幕無多斗柄移。鵲慵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填河漢，一水還應有盡時。

《中秋月》其一云：

一輪霜影轉庭梧。此夕羈人獨向隅。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華孤。

除應制作品刻意渲染喜氣之外，晏殊節日詩多寫冷靜的意境。以上二詩神魂迷惘，刻骨相思，或有悼亡之恨，流露人生的無奈感覺。

晏殊詩大抵以近體為主，滌清西崑體的濃豔感覺，而帶有清綺自然的氣息，感情真摯，想像優美，尤以詠物之作，寓意明顯。《金燈花》其二云：

蘭香蕪處光猶淺。銀燭燒時焰不馨。好向書生窗下種，免教辛苦更囊螢。

《草》云：

春盡江南茂草深。繞池縈樹碧沈沈。長安官舍孤根地，一寸幽芳萬里心。

《西垣榴花》云：

山木有甘實，托根清禁中。歲芳搖落盡，獨自向炎風。

《紫竹花》云：

長夏幽居景不窮。花開芳砌翠成叢。窗南高臥追涼際，時有微香逗晚風。

諸詩點染幽姿，刻劃芳心，不同於詞中沈溺歌樂借酒澆愁的迷情世界，而帶有知識分子獨醒的感覺，表現動人的自然美。

至於季節物候的感覺，春陰秋雨，皆成文章。《春陰》云：

十二重環闕洞房。愔愔危樹俯迴塘。風迷戲蝶閒無緒，露裊幽花冷自香。
綺席醉吟銷桂酌，玉臺愁作澀銀簧。梅青麥綠江城路，更與登高望楚鄉。

《賦得秋雨》云：

點滴行雲覆苑牆。飄蕭微影度迴塘。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
野水有波增澹碧，霜林無韻溼疏黃。螢稀燕寂高窗暮，正是西風玉漏長。

這是一個充滿聲色的世界，有賴詩人的綵筆摹寫出來。《春陰》及《賦得秋雨》二詩原是典型的西崑體風格，高華典麗，屬對精工，但加上輕微的感傷情調，也就寫出疑真疑幻的淒美感覺了。

晏殊深於鄉情，人所難免。《金柅園》云：

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憶臨川舊遊》云：

仲子幽居杳藹間。迴環十畝盡林巒。遊魚倒泝清泉急，乳雉驚飛夕燒乾。
繫馬短亭乘草茁，攜壺芳榭值梅酸。浮生莫道今如昨，曷月朋簪急此歡。

《白雲庵》云：

草庵何似清風樓。更有空中最上頭。眼界豁開無畛域，枯藤古木暮煙浮。

《金柅園》表現時間的流動，而《憶臨川舊遊》寫出空間的距離，時空的阻隔構成詩情的張力，而農村麗景植根於心靈鄉土之中，自然更易於引發優美的遐思。《白雲庵》矗立高山之上，清風吹拂，枯藤古木，表現蒼茫古樸的羲皇世界，充滿濃郁象徵意義，而這也許更是大家心中廣義的鄉土了。

晏殊詩亦多言志之作，關懷民生，澄清吏治。《雪中》云：

平臺千里渴商霖。內史憂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送董信州》云：

鳳闕承丹詔，麟符得舊鄉。雨中吳岫碧，林罅楚梅黃。使節江湖外，城樓翼畛旁。
吾知召南樹，從此接維桑。

《建茶》云：

北苑中春岫幌開。里民清曉駕肩來。豐隆已助新芽出，更作譟聲動地催。

《雪中》商霖即雨水，六花即雪花，渴望雪兆豐年。《建茶》中的豐隆乃是雷神，亦為求雨之兆。《送董信州》中的信州在今江西上饒市，屬斗星分野，而翼、畛二星則為楚地分野，贛楚相鄰，故用“旁”字。召南樹典出《詩經·甘棠》，傳說甘棠樹下乃召伯聽政之地，人民睹樹思人。歌頌德政。維桑出《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乃父祖所植，指代故鄉。因而也就表現詩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了。

諸詩佳作琳瑯，情景交融，大抵皆以寫意為主，誌一時之綺懷美感，不在乎表現複雜的生活內容或時代的憂患感覺。此外鍊字琢句，風光秀麗，刻意表現詩歌的純美物質，而晏殊詩中的纖柔感覺亦呼之欲出了。晏殊詩詞意境相通，甚至以詞為詩，不賴氣魄取勝，卻也寫出精美動人的情韻。唐詩的流風餘彩，彷彿可見。

四、晏殊詩詞的審美比較

北宋初期詩詞異體。詩歌表現個人的情志和理想，嚴肅認真；而歌詞創作只是遊戲之作，大多抒發男歡女愛的主題，完全不涉個人的志事。例如柳永也是一心想從政的，致君澤民，他的詞就不好看成多遊狹邪的證據。同時北宋初期的詞只是稍佐清歡，隨寫隨散的，有人編集純是商業的考慮。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我們不妨把北宋初期的詞集看成次文化的成品，也就是一種流行的商品，雅俗共賞。大家購買名家詞集，用來練習唱歌，有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自然也就脫穎而出，進入文學的殿堂。到了蘇軾以詩為詞，指出向上一路，風氣大變。從此詞也成了言志之什，變成一種具有新穎音感的長短句詩體。而詞原有的氣韻（或即俗氣）和音樂漸漸褪色，甚而退出舞臺了。至於李清照“自是一家”之論，則是力圖衝破詩化的樊籬，保持詞的特質和體製。

晏殊詩詞的寫作取徑不同，這跟宋代其他文人的取態沒有區別。大抵詩多言志之作，直抒胸臆；而詞則屬抒情之什，借題發揮，完全是流連光景遣興感懷的靡靡之音。晏殊愛寫小詞，有時也難免在詞中流露真情，寫出個人幽隱淵微的內心世界，但他可沒有在詞中寄託個人的志事和懷抱，可見還是詩詞有別。不過晏殊在詩中多應制之作，而詞中則多祝壽之製，這種俗氣倒是相同的；此外晏殊在詩詞中都蘊含著一種敏銳纖微的意境，情景交融，也就有以詞為詩的味道，因而使他的詩詞都帶有陰柔的氣質，漸漸形成特定的風格了。

晏殊詩詞相通之證，通常我們都會用《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及《浣溪沙》作比較，而其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一聯更成了千古的名句。後人大抵多認為此句的詞味多於詩味，其實孤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我們要把這一聯回於到整體的結構中，才能體會其中的妙境，而詩詞之別亦表現無遺了。詩云：

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濼濼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少。

據夏承燾《二晏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1027），晏殊三十七歲，正月庚申，罷樞密副使，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改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縣）。舉王琪為府簽判，而幕下張亢亦為上客。〔註 15〕此詩寫贈張亢、王琪二人。首聯寫元已清明的假日未見開懷。頷聯以景代情，渲染春愁。頸聯花落燕飛，自然穿插，襯托春光。末聯揭出未見開懷的原因，

原來作者擬效梁孝王交結賓客，延攬人才。全詩因春光而致思念人才之意，稍嫌拘謹。又詞云：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此詞在一種悠閒的氣氛中懷想過往，而時光也就在輕輕中流逝，有點可惜。下片花自落，燕歸來，一切自然而然，恰到好處。詞中純寫感覺，可沒有透露半點作意。謝桃坊認為“詞借花落春歸而寓悼亡”，〔註16〕或可聊備一說。

晏殊一詩一詞，雖有三句雷同，而所表達主題卻有很大差異。尤其是“無可奈何”一聯的詩中用來美化園林，深化哲境，只是襯托的綠葉而已；但在詞中融於一片淒迷的春意當中，意象鮮明，竟然成了含苞的牡丹，嬌豔欲滴。詩詞氣質結構不同，而意境就在不同的結構中呈現中呈出來了。

晏殊亦有詩詞相近之例，詩中“魚書欲寄無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跟詞中“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山長水遠知何處，紅牋小字憑誰付”諸句的作意相似。可能都是表現天上人間尋尋覓覓的意境。《寄遠》云：

寶轂香輪不再逢。峽雲巫雨杳無蹤。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煙中。魚書欲寄無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

此詩《瀛奎律髓》卷五題作“寓意”，乃是寒食懷遠之作。首聯或有悼亡之意。頷聯梨花柳絮。溶溶淡淡，恰好構成柔美詞境。頸聯傷酒、禁煙，假日抒懷，點出作意。末聯遙應首聯，寫魚雁不通之苦，可能也是暗寓悼亡。晏殊詩幾乎都不寫豔情，這首清新的詞化作品令人有點意外。《鵲踏枝》云：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識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這是闋傷離懷遠的作品，寫出孤單寄恨的幽情。上片寫景，燕子明月，不解愁情；下片則是尋覓之苦，“凋”字摧毀現實的彩色，是否寄寓更多人間天上的悲情？末二句與《寄遠》的末聯相似，又《踏莎行》云：

碧海無波，瑤臺有路。思量便合雙飛去。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綺席凝塵，香閣掩霧。紅牋小字憑誰付。高樓目盡欲黃昏，梧桐葉上蕭蕭雨。

詞的表面說的是“輕別”，似乎也有悼亡的感覺。例如“碧海”“瑤臺”“凝塵”“掩霧”等語，都有仙化的意味。“高樓目盡”與“獨上高樓”（《鵲踏枝》）的情韻相似，仍是孤獨淒清的形象。“紅牋小字”也是無法寄出的信，跟“魚書”“彩箋”的含意相同。

晏殊詩詞相通的句子亦多，所以晏詩也儘多詞化色彩，因而形成一種婉約的風格，稍乏剛勁之氣，而在宋詩中則是別具一格的。例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正月十八夜》）、“雨中吳樹碧，林罅楚梅黃”（《送董信州》）、“梨花澹豔柳絲長，百計撩春作煙雨”（《寒食東城作》）、“空外粉筵和露濕、靜中珠幌徹明開”（《七夕》）、“雁怯波光動，蛩愁葉影危”（《丙寅中秋詠月》）、“野水有波增澹碧，霜林無韻濕疏黃”（《賦得秋雨》）、“苔徑雨餘堆落葉，石樓風靜鎖寒雲”（《崇因寺》）諸聯，情景交融，體物入微，寫出顫動的心靈，均可通於詞境。

總而言之，晏殊一方面以詩為詞，使詞繼續雅化深化；另一方面又以詞為詩，改善西崑的濃豔感覺，有意將宋詩清化淡化。他早就能掌握詩詞兩種文體的審美特點，或同或異，表現一種敏銳善感的氣質，自然感人也深了。□

*黃坤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注釋：

〔註1〕《宋史·晏殊傳》，卷三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2月），頁10195-8。按標點本作“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則《集選》為書名，疑誤。

〔註2〕《全宋詞》錄《珠玉詞》一三六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冊一，頁87-110。孔凡禮《全宋詞補輯》據《詩淵》補錄三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8月），頁2，共一三九闋。

《全宋詩》錄晏殊詩三卷，一五八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冊三，頁1940-1969。

《全宋文》錄晏殊文兩卷，五十三篇（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8月），冊十，頁176-209。

- 〔註3〕清胡亦堂輯《元獻遺文》文六篇、詩六首、詞五十一闋（含誤收），收入《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二。其後勞幹輯《元獻遺文增輯》一卷，收入民國南城李氏宜秋館刊本《宋人集》乙編，才得文十九篇而已。又胡亦堂所輯詞中，經考訂確屬晏殊詞者僅二十七闋，後半部誤輯晏幾道詞二十一闋，又《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乃馮延巳詞，《蝶戀花》“六曲欄干偎碧樹”為歐陽修詞（一說馮延巳），而《御街行》“霜風漸賢寒侵被”則為無名氏詞。
- 〔註4〕參朱熹《五朝名臣錄》卷七、《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
- 〔註5〕參左松超《新譯說苑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9月）。卷八，頁273。
- 〔註6〕參羅忼烈《周邦彥真集箋》附錄詞（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2月）。上冊，頁253。
- 〔註7〕參趙崇祚編《花間集》（南紹興十八年刻本）（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1955年10月）。
- 〔註8〕參王鵬運校《陽春集》（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5月）。
- 〔註9〕陳永正選注：《晏殊晏幾度詞選》（香港：三聯書店，1984年9月），頁7。
- 〔註10〕馮煦撰：《蒿庵論詞》，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四冊，頁3585。
- 〔註11〕葉嘉瑩：《大晏詞的欣賞》，參《迦陵論詞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頁124-131。
- 〔註12〕《人間詞話》（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8月），頁203。
- 〔註13〕黃蘇《蓼園詞選》，尹志騰校點《清人選評詞集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9月），頁48。
- 〔註14〕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
- 〔註15〕《唐宋詞人年譜》（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頁219。
- 〔註16〕《宋詞概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頁135。